

2019

妙秒 著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长篇未来派小说的扛鼎力作

2019

妙秒 著



2019

妙秒 著

责任编辑: 李星星

封面设计: 康萍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兴华北路 25 号

邮 编: 102600

电 话: 010-6026146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8 千

印 张: 7

印 量: 1-5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900696-46-6

定 价: 25.00 元



自序

哦——我大概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后记写于这个序的一年以前，似乎不符合逻辑。

我看别人的序有写和小说完全不搭界的内容的。我想《2019》的事也比较难以一文概之，就算作是我懒吧。《2019》林林总总细枝末梢希奇古怪写了很多很多很多事，幸亏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把他变成中文的《Ulys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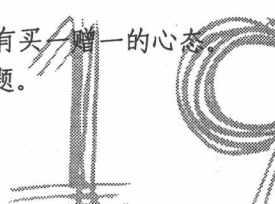
一般我看一本小说有序或者后记之类会乐意一些。如果一本书从头到尾就只分了几章，也没个其它的引导文章什么的，那么这本就算不是砖头书也会胜似砖头书的。请原谅我没有把这本小说的章节分得更明了些，也没有给他们取上小标题。那样做，读者朋友们看起来心理压力就会少一点了。

另外，我挑那些搀和着文章的小说是因为——自己想多了解些比如作者情况，写作背景等讯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是抓起书就看的，不管那是谁谁谁写的。现在就不同了，作者是谁很重要。

听音乐的时候就会念叨自己怎么非要知道这个歌子是谁唱的？这个这个曲子又是谁演奏的呢？这个曲子的名字又是什么呢？此问题的理论解答有很多，想来其实多半是因为对其心存幻想，认为对其追根溯源，一定一个宝藏接着一个宝藏。少半是因为有探究的癖好吧。

再来说小说书前后的文章。这些个你说像不像西餐里的餐前酒，或者像最后吃完了擦擦嘴巴的餐巾纸？不不不，好像我恶意辱骂了这本小说的后记，本人并没有这个意思，对不起啊，后记先生，一点也不好笑。

最后，我选那些有前后文章的小说是因为自己有买一赠一的心态，哪怕是借，也如此一般。看来心理问题是个大问题。



等等等等，我觉得我废话无边，如缕薄烟。

慢慢慢慢，一般说来，称呼国家，团体，书籍都会用“她”，挺肉麻的。我这里用“他”是因为自觉《2019》更男性化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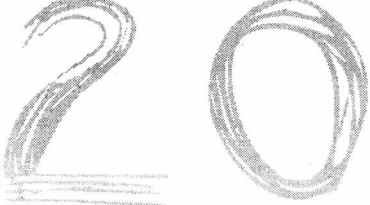
下一次，我可以自己或者让别人来说说本人的这篇序。

这次，这篇序就该到他安静地尾声了。

我看见一架滑翔机缓缓降落。

妙 秒

200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8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6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5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15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41
第十二章.....	154
第十三章.....	166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1



第一章

戴位把他爸爸生出来了，取名为戴猛。戴猛的长相就像一声尖叫，在戴位的想象中，戴猛或许应该快快长大成人，或许会顺利的成为一名将军，或许很多人会说，戴猛是靠着儿子才荣升将军的，或许后来在抵抗月亮人的战斗中，他的表现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谣言，或许没人听见这里发出的声音……

现在的戴位，就是他爸爸当将军的那个年纪。年轻的戴位作为兔子党的骨干，几乎是靠着它，兔子党才逐步从一个小团体发展壮大。

人群拥挤在中心广场。喷泉如烟花般流光溢彩，喧嚷声哄哄的像赶集的红头苍蝇，又像气膜外的风雪呼啸——气膜内热血沸腾！兔子党、老虎党和狮子党正在这里拉着选票。虽然如今有各种渠道来给他们各自造势做宣传，但古老的演讲和面队面的鼓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选举只是一人当选，但当选的这个人却可以组织自己的区政府，那样就是整个党派开拓天地的好机会了。

老虎党今天的演讲人是阿拉蒂，是位女性，额前两丝长发使她英姿飒爽，她是老虎党领袖的得力助手。今天她穿的是火焰般的凤尾服，脚上的鞋子是两只小老虎，虎虎生威。人群围坐在广场的周围，盘旋着上升，阿拉蒂则像是在陀螺的底部。她站在讲台上挥着手，背后是激光镭射出雄多斐站立挥手的三维影像。

她用柔和的目光看眼围着的人群就开讲了：亲爱的人民，请相信灵魂。在灵魂的指导下，全地球的人类必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纪，而我们的领袖雄多斐会协力做好他的工作，在保持稳定局面的同时，肯定会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令人满意。目前东南亚区的政府机构正在筹建中，雄多斐为大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新议案。比如，他要求大大的削减对军事防务的投入，以便抽调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建设民用设施，特别是那些已经老旧的公路和建筑物都将全部拆除。弹性飞行通道会遍布整个上空，高智能建筑将全面取代原来的钢筋水泥森林。大家看见了，在中心广场的周围有很多房子在朝你微笑，饭店的烟囱里喷出了自然的花香，汽车的喇叭里传出悦耳的鸟鸣；这里的住宅区都是全自动的，每天都是阳光和蓝天，当然你要什么时候下雨就什么时候下雨，你光着身子在雪里走也不会觉得冷。你只要在家戴上配套的眼罩，然后启动房间里的空间置换系统，那么你就可以在瞬间到达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目前这些住宅和设施正在由中心向外辐射，雄多斐正努力地使这些普及到我们东南亚区的每个岛屿和城市。雄多斐将会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的未来是伟大光明而充满希望的。在工作上，雄多斐也会有新的举措，每天工作要减少到四至五小时，每周休息三天。上班有咖啡喝，也有茶叶和饮料。

所有制度都将由员工制订，如果你是新员工不满意新地点的制度，那么你可以直接向制度工作组提出意见。工作组不是官僚，他们就是你的朋友和亲人，就是你的同事和伙伴。我们知道现在全球表面上已经没有职位的高低的区分，但是还有权力的存在，还是有工资不平等的普遍情况。灵魂和雄多斐正在着手改变这个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人人都将拥有平等的权力。好了，明智的人民啊，请把你的选票投给雄多斐吧，他将是你们的好友，他将是你们的亲人！

中心广场的人们哦哦嗯嗯，交头接耳，他们指指点点着阿拉蒂议论。雄多斐或者是兔子党的杨太空，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总要出任东南亚的区长的。狮子党势单力薄，大多数民众连他们领袖的名字都不知道。参加这次选举的还有很多无党派人士，虽然无党派，但是为了选举他们还是拉拢了很多人为他们拉票。最近，中心广场隔三差五就被参加竞选的占领，一轮连着一轮，一个连着一个。

雄多斐常常出现在电视里，他的头有篮球那么大，可是脖子却很细；说话时选民老担心他会不会骨折。杨太空今天亲自来广场演讲了，台上的镭射激光立即换成了他的微笑。脸被放大了很多倍，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眼角的皱纹和唇边的黑点。他很帅，可惜好像脸颊那里缺块骨头。戴位过去，把镭射灯弄了弄正。这样就好了，这样杨太空的腮帮子那又多了颗小痣。他的发型是正统的鸡窝式，蛋黄色，看上去很温暖。

他站在讲台前，清了清喉咙：为了代表我的诚意，我亲自到这里和东南亚区亲爱的市民们做更多的交流，在我做完演讲后，大家就可以把问题告诉我的助手。他指了指在一旁的戴位继续说，未来是属于人民的，无论我当选还是没当选，我都将献出我最真挚的心。社会福利和工作制度我不想再多说了，很多已经纳入了议程。作为我，其一，想在以后的时间里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其它地方，比如中华区，让大家在这里生活和在那生活一样。这个将通过季度性的旅工制来实现，也就是大家可以随时过去同样的单位上班，和在东南亚区上班一样，而且可以随时回来。除了中华区外，其它区也没问题，只要你不怕冷，去北冰区也没问题啊。

杨太空和蔼地笑了起来，其二……突然一束光线从气膜外射了进来，杨太空眼看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像加热后的巧克力般塌了下来，并且有股恶臭钻进他的鼻子里。又一束！又一束！讲台着火了，冒烟。杨太空吓得连退带躲，戴位赶忙冲了上去。围看的人们站起来，他们抬头看见有雪花飘落，气膜被打了小洞。嗖嗖！光束胡乱射向中心广场。顿时爆开了各种尖叫，人群四处逃窜，戴位和杨太空也躬着背慌乱地想找个地方躲。他们和兔子党的其他人互相叫嚷着，说有人暗杀，要保护好杨领袖。又一束光打在杨太空的身边，他吓得推开戴位，自己跳到一边，然后跑进了人群。嗖嗖！戴位背后的金属椅融化了。嗖嗖！啊——戴位受伤了，他也跑进了人群。可光束还是跟着他。他俯身穿行在人群里。当他到了中心广场的外围，光束又朝他袭来，他跑着找他的汽车。他的左臂

又被擦了一下，于是他忍着痛拼命地跑。他在几秒钟内不断的变化方向和路线，在各个隐匿物间左挨右靠。

他上了自己的车，急匆匆地开往家里。他的右肩被光束打了个孔，还好只拉掉一层肉。被擦到的左臂也渗着血。戴位想这一定是老虎党干的好事，他们要杀了杨太空。作为雄多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杨太空的存在，无疑是他当选区长最大的障碍。戴位有些担心杨太空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一摊肉酱了……他不敢再想下去。

车在道路上飞驰。戴位应该到他家楼下了，他想是的，可他觉得不太对劲。他猛地一震！他家的房子没了，是整栋楼一起消失了。他的车轮碾过房基的废墟，地上飘起一层薄薄的尘埃。警笛呜呜啊地响了过来，他先要离开这里。难道是老虎党的人毁了他的家？连同他住的楼全部摧毁？雄多斐还叫戴位改投老虎党的怀抱呢，现在却要杀了他。他的车迅速地离开了那里。从技术上讲这是可行的，用融化蛋或者是机器人都办得到，可是还有其他的住户呢？都被他们杀害了？戴位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不可思议。就好像一个人可以陆续杀掉一千个人，理论上可行，但就算在战争中，这种概率也不多。房子是新房子，也没有通知说要搬移。

这时，他车内的移动电脑显示杨太空来找他了。戴位。杨领袖。告诉你，你现在有危险，老虎党的人在追杀我，也包括你，刚才我连累了你，你受伤的怎么样？谢谢杨领袖关心，我没什么事，真没想到老虎党会用这么低贱的手段。对，你现在不能来党的总部了，你应该躲起来，他们还在追杀你，我刚刚派人去你家。我家没了，整个大楼都消失了。对，戴位，我告诉你，他们想炸死你，没炸到，但那里的警察说是你炸了自己的房子，所以警察也在通缉你。啊——怎么会这样？这是他们的阴谋，我看你现在最好就是离开东南亚，他们说不定还要来杀人灭口。他们是要破坏兔子党的声誉。对，但你不用担心，这个我会对付他们的。你自己的安全呢？放心吧，经过这次，我会有十足准备的，我不会输给那个雄多斐。戴位又遭到了袭击，空中的飞行器不断用气光枪向他发射。他的车子左突右闪，和杨太空的对话也没持续下去。杨太空叫他先不急，他会安排他去中华区的，先在东南亚呆几天。警车从后面追上来，开始和那个飞行器互相攻击。戴位则趁乱用最快的速度开了过去。

他在旅店租了个房间，又把他的车重新包装了一下。原来他黑色的车子已经改为香蕉色，并有着苗条的金枪鱼造型；他的穿着打扮也一改往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而穿上了靓裤亮衫。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旅行家。在杨太空通知他乘什么飞机离开东南亚前，他要时刻保持谨慎。他大多时间呆在他的小屋里等待着，要是出去也随身带着他巴掌大小的移动电脑。

老虎党怎么会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情呢？戴位猜想着和他住同一幢楼的居民不知道还活着吗，老虎党还这么的胆大，竟然在竞选的时候想要杀了他和杨太空。的确，虽然

谁当选了区长可以带动整个党派的发展，但是那毕竟是没有多少利益的。如今全球统一了，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吃同样的东西，一样的上班，为人民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干嘛要走歪门邪道呢。五年选一次区长，前两次，都是无党派人士当选的。他们都做得很好，卸任后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工作同样的出色。危险，要是让老虎党的这些人当选了，岂不是要破坏刚刚建立几十年的和平氛围。这种暴力手段大概只有恐怖分子在用了。老虎党——戴位越想越怕，要是由这种人当选，真是后患无穷。

几年前老虎党和兔子党相继成立，两者都是以协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为己任的。两个党派互相的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上次的国际党派大会他们还是伙伴，很骄傲地说出了东南亚的如何安居乐业。后来，还联名上书给灵魂，给东南亚增加了几十个大气膜。戴位站在窗前，远方的空中好像又有个气膜正在诞生。这种在十多年前发明的膜体像啤酒泡般铺满了整个地球，小的有几公里，大的可以装得下一座城市。被气膜笼罩的地区，就能呼风唤雨了。它储存着来自天地的各类能量，可以把今天的雨水留在明年落下；可以让今天的阳光照在明天，也可以使远方常年干旱的地区，接受到多雨地区雨水的滋润。分布在气膜间的膜线像人的神经网络般把整个地球的气候联系在了一起。气膜既是非常聪明的机器人，又是个温暖的生物体。

太阳还是有落下的时候，这时光线暗了下来。要是有什么节日，就会让凌晨也成为白昼。戴位该吃晚饭了，他叫服务员把晚餐送上来，他不能过多的抛头露面，凡事还是低调为好。服务员马上送来了营养胶和水果糕，都是最经济实惠的。营养胶放在杯子里，像是咖啡一样，还冒着热气。水果糕也是加过温的，松软可口。戴位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这些了，通常他都是用微波机器人来烧菜的。他的口味偏辣，今天清淡的饮食可以调节一下他的肠胃。他还是在他的屋子里等待着杨太空的消息。

嘟嘟嘟、嘟嘟嘟——几天后，杨太空在移动电脑上找戴位了。戴位看见杨太空的头上也受了伤，裹满了纱布，忙问，杨领袖，是不是老虎党又来袭击你了？杨太空从纱布后面露出可怜巴巴的眼睛说，对，不过你不用担心，一点小伤，很快就会复原的，你的伤呢？我已经买了药包扎好了，我的是小伤，你应该向灵魂告发老虎党的丑行，他们简直太野蛮了。但是没有证据，戴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去中华区的飞机，你只要呆在现在的旅店，明天就会有人来接你的，下午。我看老虎党不敢乱来了，我应该留下来保护你。戴位，我知道你的一片忠心，但目前的形势严峻，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你的，他们知道你在兔子党中的地位。那么你呢，你的安全怎么办？你放心，我会注意的。戴位在兔子党是很受人尊敬的，和杨领袖也是情同手足，老虎党要是杀死了戴位，就等于砍了杨太空的右臂一样可以给兔子党带来重创。戴位问了杨太空竞选的事怎么样了？杨太空说一切顺利，但是当局已经不允许再做演讲等公众活动了，只能在网络和电视上和人民做交流。戴位仍想留在东南亚协助杨太空，但被杨太空婉言谢绝了。重要的是保重

生命，积蓄力量，兔子党是需要戴位的。

几天后，戴位已经出现在中华区了。他没有换掉他的个人信息集成卡，戴位还是戴位。他想平静地过一段时间，但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警察还没有抓到企图杀害他和杨太空的凶手，却认为是戴位把他家的那幢楼用融化蛋摧毁了，选成了百余人的死亡。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嫌疑犯之一。对于在中心广场的攻击事件，公众都认为是老虎党所为，雄多斐没有去那里参加现场的演讲，这是最好的证据。戴位对杨太空说过要向警察亲自证明自己的清白，杨太空说戴位要是过来的话，或许就没命了，老虎党肯定是不放过他的。警察如果找不到真凶手的话，他也只能当替罪羊了。那个在后面追着他的警察居然认定和他们产生冲突的飞行器是来帮助戴位逃跑的。众多的矛头指向戴位，唯一令他欣慰的是，老虎党的行为造成了市民的伤害和恐慌，也失去了信誉。雄多斐的地位在人民心中大大的下降了。选举还在进行中，目前采取的是直选式制度，每位投票人都要把候选人的排名列出来。候选人在得到最后一名一票的同时，就要扣除此人得到的第一名一票。这是最公平的选举方式了，但谁会当选区长？这个仍然未知。

街上有人在做着实验，他们在橱窗里摆弄着试管和各类仪器，戴位看着他们。这是个销售化妆品的商店，商店请了制造商向公众展示产品如何研究出来的过程。这几个月，中华区很流行这种宣传方式。戴位在中华区像个游客样暂居着，换个地方，也增添了不少新鲜感。在橱窗里做实验的人好像很友好，还对他不住的微笑着。戴位看着他摇晃着手里的瓶子，然后转过身，离开了橱窗。另一人继续在做着实验。

戴位没看下去，他想去对面的另一家商店。那围着人，在欢呼。人行道上，老太太抽着雪茄，她脸上的皱纹像猫的胡须般放射着光芒。几个小孩爬着冲跑过了街道。欢呼的人群中有人跳起来，好像屁股装了弹簧，为什么？戴位去过去想看个究竟。突然啪的一下，他的衣服唱起歌来。他知道他被人攻击了，应该是颗子弹，也有可能是气光枪。他猛回头扫视着，什么都没发现。他飞快地走了起来，他穿越在商场的各个入口之间。他关了衣服的警报歌声。他差点就死了！躲在商场的卫生间里，他脱下外套，上面有个拳头大小的洞，边缘已经被烧焦。幸亏他穿了件透明的护身服，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感觉。他把外套塞进屁碗里，然后看它溶化成黑水流进管道。他在商场里买了帽子和衣服，穿上它们，低着头。在街上，走了几步，又到个眼镜店买了副墨黑的眼镜。换了两次车他才回到他的旅店。

是谁？老虎党在千里迢迢之外还要置他于死地？戴位到了房间里马上向杨太空报告了这件事，杨太空也表示很惊讶。戴位问他东南亚的情况怎么样？杨太空说那里已经平静了许多，没有暴力事件发生，选举的事还在进行中，不过警方还是没有放弃对戴位的搜寻工作。戴位说他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在这里受到袭击既不能报告警察又不能抓到杀手。他和杨太空商量了几分钟，觉得再躲得远点比较好。和杨太空结束通话后，他就

去外面吃饭了。

他常去这里的一家餐厅，里面有各种人工培育的珍禽猛兽，比如百脚鸡和长着翅膀的猪等等。老板和他已经很熟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都爱看科幻电影。戴位当然没有把被追杀的事告诉他，而这种被追杀的感觉也是今天他才体味到的。他先订了张飞机票，他不敢在大城市停留，要去更偏僻的地方。在餐厅里他和老板说他又要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了，老板依依不舍的样子，免费给他多上了道菜。他说，这只长着蛇的身体，桃子脑袋的东西是从营养水里长出来的新东西，即是水果又是野味。戴位看着这还未烹饪的东西，哈哈大笑，他问这个会咬人吗？老板说它不会咬人，它只会动。老板拍了拍蛇身体上的桃子，它就扭着摆动几下。它叫蛇桃果，老板说。

烧好的蛇桃果非常之美味。蛇身里没有骨头，只是圆滚滚的精肉。戴位暗自叹息说，可惜别的地方大概就吃不到这美味了。他问老板，这个只有中华区有？老板说，这个是刚刚培育出来的，从南极区运过来的。哦。

戴位从酒店出来，想再去一下这里的博物馆，但考虑到明天还要乘飞机还是先回旅店休息吧。

旅店里人声嘈杂，拥着好多警察。戴位紧张地过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抢劫，戴位跑到自己的房间一看，已经什么都没了。谁？他的肩被人拍了下，他回头一看是警察。警察问他是不是这里的住户，如果是的话，要去下面填表格。他说，不是的，只是上来看看。他离开那里，移动电脑没了，是老虎党？里面还有很多兔子党的机密文件。莫非老虎党就是为了这些而千方百计想要暗算他的？戴位的移动电脑有双重密码，电脑可以被破坏掉，但密码应该是固若金汤的。

戴位又找了个临时住处，他的信息集成卡也没了，只能找很小的旅店。他成了没身份的人，只有身边的现金，他先要离开这里。他想如果老虎党是为了电脑里资料的话，抢到电脑也不会来找他了。等到离开这里再和杨太空联系，要让他知道一下我的情况。他躺在床上又开始担忧起移动电脑的密码来。现在的科技，什么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先要离开这里。

候机室里人头攒动，几队人排着等待例行检查。有人被扣住了，他的口袋里有把小的水果刀。他被带到安全室接受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向后瞪了眼，好像在找什么仇人。戴位心有余悸。

在飞机上他眼睛都不敢闭，耳朵也灵敏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当飞机安全抵达目的地时，戴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这是在中华区极北的一个地方，那里甚至没有气膜。戴位过的非常糟糕。追杀他的人如影随行般在他身边神出鬼没，他刚到那里就被人开着车满大街地追，他逃到了两面墙的夹缝里才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他们是便衣警察还是老虎党派来的杀手？戴位想应该

不是警察。老虎党的爪牙真是无处不在。但他们老盯着他不放是因为什么？密码，他们想要戴位说出他移动电脑的密码。但是到底要里面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戴位搞不懂，他相信他们兔子党并不是靠什么机密文件而获得人民支持的。

来中华区好几个月，戴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了移动电脑和个人信息集成卡，他几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并且被束缚住了手脚。现在他身上的钱只够保障他的饮食和起居，他只能打了个电话给杨太空。杨太空说老虎党还是按兵不动，仿佛进行着场阴谋。戴位猜想有可能他们是要吞并了兔子党，只要不让自己回到东南亚，那么杨太空在那也是孤掌难鸣。他说他隐居在这里也不是件坏事，可以放出消息说是他已经死于意外了，估计他们也不能一下子找到他。杨太空说这样至少可以让他们放松警惕，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身上的现金呢？我想我应该派个人给你送钱来。不可以，那样太容易暴露目标，我会找份工作的，暂时过渡一下。好的，那真是辛苦你了，我想再过几个月，竞选的事就会有一个了结，到时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和你再次并肩战斗的。

这里的太阳灼热无比。戴位失去了气膜的庇护身体渐感不适，加上他在码头新找的搬运工作也是又苦又累。这里的机器人成了指挥工人搬运的工头了，精准的空间测量和时间测量系统使它成了很好的监督工具。戴位以前没有过相似的工作经验，所以他由于常犯错误而被机器人记录下来。到了发薪金的时候，在同事中他总拿的最少。每天下班回到简陋的旅店他都觉得无气无力。那天他从旅店出去上班，还没到码头就昏倒在途中了。

他躺在地上，半合的眼皮里眼珠子还在摸索似的滚动。路上的行人对突然倒在地上的戴位不知所措，都大眼瞪小眼的像玻璃缸里的金鲫鱼。有人问他，你怎么了？戴位没反应。有人开口说要送他去医院，有人连说，对对对，送他去医院。这时有个女的说，我有车，我来送。大家七手八脚把戴位抬上了车。

车还没到医院，他就醒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被人绑架了！老虎党的人！他说谁？车里只有驾驶座的一个女的在开车，没有别人。那女的说，你好，你醒了啊，你刚刚晕倒在街上，正准备送你去医院。戴位回想一下，的确是自己感到体力不支倒下去的。他说，哦，那谢谢你，你现在就放我下来吧，不用去医院了，大概是没有休息好。我叫李镁，我想还是先把你送到医院检查一下吧。不用不用，谢谢李小姐，我没事，戴位此刻的脸色依旧苍白。你是生病了，应该去医院。只是有点不舒服，回去休息一天就会没事的。那女的淡淡地笑问，请问先生贵姓？我叫戴位。戴先生，如果我现在放你下车是不明智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你说对不对。嗯……可是。好多人看见你被抬上我的车啊，车里有凉风，下了车，外面这么大太阳，你下去，说不定就又晕倒了。李小姐，这应该不会吧，戴位笑说。有可能，你出去万一又晕倒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戴位笑笑说，那太严重了。戴位虽然醒了，但他的头还是有些晕眩，这应该是水土不服的反应，也是工作疲劳

的结果。他谢了谢李镁，应该去医院看一下，今天肯定是不能去上班的了。

在车上，李镁告诉他，她也并不是本地人，而是西亚的。下车的时候，戴位这边车门怎么也打不开。李镁过来帮忙也不行，她说这车是她租的，她来这里办事，需要跑东跑西，所以租了辆车来用，没想到车门老出故障。她埋怨租车公司还说这是全电脑控制的，真是吹牛，这么容易出问题。又捣鼓了几分钟，车门却自动打开了。

医院是造在气膜里面的，附近的各类办事机构和剧院艺术馆也在气膜的怀抱中。李镁跟着戴位进了医院，戴位觉得不合适，就说你要是有事就走吧，我已经到了医院。李镁只是笑笑，并没有离去。

戴位算是病人了。病人亲自到医院看病，很快就见到了医生。医院里亲自上门看病的人不是很多，大多在清晰的可视电话中进行诊断工作。医生询问了戴位几个问题，又用仪器给他作了常规检查，就确诊了，没病。嘱咐多休息，注意营养就行。从医院里出来，戴位挺得意，对李镁说，我说了没什么事吧。李镁说，没事的话，那当然最好。当李镁要求要把戴位送回家的时候，戴位谢绝了。来到中华区以后，他没有让不相关的人知道他的住处，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并不是渡假。

他向码头请假休息了两天。在外逃亡的生活给他的心理带来了不少的压抑，同时他的生活状况也日趋窘迫。他或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失落感，对自己应该在这里做些什么也显得无头绪。他很想尽快地回到东南亚，这种迫切的愿望几乎在他心头拧成了硬结。就算在东南亚被人无声无息的暗杀也比在这里活着强。

戴位的身体并无大碍，休息的第二天他已经在房里坐不住了。在这里的商场里有很多新玩意出售，比如随身空气服什么的。因为这里没有气膜控制温度，所以这种服装在这里非常受消费者欢迎。戴位也想买上一件试试，可一看价格就令他望而生畏了。他想他自己是走头无路了。那边在卖新型的机器人，很多妻子在和丈夫商量着要不要买个这样的人皮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浑身上下包装了仿人的皮肤，远看是分不清真人还是机器人的。只可惜，这种机器人的保质期太短，还要换皮肤和内核，家里买的话，不是很合算，一位女士看着说明书说。站着的戴位也好奇的想去拿本说明书看着。他刚跨了两步，原来站着的地方就像被什么砸了一样炸开了。混凝土像菊花般绽开在那里。

情况不妙！戴位迅速环顾四周，只见在对面矮楼上有一亮点在移动。又瞄准了他。他嘴里大声叫大家快逃就跑了起来。他边跑边回头看，那光点好像消失了。他放慢脚步又扫视着周围。他想这里也不能久呆。他低头往住处疾走着。走几步，他瞟一眼后面。离那还有很远的路。他看见了，在身后有个戴着军事眼镜的男人正在举起枪。就是他！这种眼镜是专为军方和特警配备的，有夜视、热感等多种功能。戴位从没有看见过那个男人的眼睛，他向前猛跑起来。那个男的正在瞄准，看见他跑了，他也在后面追。他没有放弃手中枪的使用，胡乱地朝着戴位的方向射击。戴位好像钻进了鞭炮堆里般，脚下

身旁呼呼啦啦。幸好身围没有多少人，只听见玻璃的脆裂声和墙壁的闷炸声。在大路上没有什么藏身之处，要是进了街边的店也会伤及无辜，戴位只管向前猛跑。后面还在紧追不舍，但好像由于道路弧度的关系，射击有几次真是南辕北辙，像在瞄准着空中的飞鸟似的。戴位看见前面有辆车如闪电般朝他撞过来了。他心想这次完了，两面夹击，看来是必死无疑了。车停在了他的侧面，他还在往前跑。有个女的从车上下来，她是李镁。她叫住正往前面跑着的戴位，说，喂，你干嘛这么着急地跑啊？戴位回头看见李镁正“啊”地一声抱住头。她的车后盖被击中向上弹起。戴位被击中，大腿上翻肉流着鲜血。

戴位又跑回去，跳进她的车对她说，快上来！李镁惊魂未定地问怎么回事？别问了，咣的一声，弹起的车后盖又被打了个洞。要命的快上来！李镁吓得赶紧上车。上了车她不断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刚刚追杀戴位的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个飞行器，很快就飞到了戴位的旁边，正要举枪。戴位急刹车。飞行器飞到了车的前头，悬空着要转过来。它还没有转过身已经被戴位的车撞得斜着坠落在路边。

戴位把车开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说，这里应该安全了，因为腿上伤，他说话的时候脸抽筋。李镁说，刚才真是惊心动魄。戴位这次把他的事告诉了她，谢谢你，不过你的车我看是不能用了。真没想到，东南亚的人这么阴险啊，不过我这里也一样。戴位问，发生了什么事？李镁说，我被公司里辞退了，说是我无故旷工到这里来玩，可明明是公司里叫我出差的啊。她一脸委屈。那你应该是遭了别人的暗算，受人的排挤，这个是借口。对，我和你同病相连啊。我要离开这里了，戴位说。李镁看着他，你还受受伤呢。戴位说，不过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到东南亚会把钱给你的，可以买辆新车。李镁还是看着她。怎么？不相信我？不是，李镁笑着说，是太相信你。她把戴位的裤子扒下来，戴位大叫，你干嘛。李镁说，我帮你包扎伤口啊……

接着两个人滚到床上，他们相爱了。由于戴位的伤，他们两个爱得死去活来。李镁帮他买药、送饭，为了安全，不让他出门。戴位瘸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说，真是太没面子了，都被你看到了。李镁又叫他把裤子脱下来，他吓得发抖，李镁的包扎伤口技术实在很差。

戴位和杨太空再次通话。并且用李镁的个人信息卡叫他转些钱过来。杨太空叫他继续留在中华区。本来戴位是真的一点不想在中华区呆下去了，但现在他有了钱和李镁就不一样了。生活上不担心，危险却无法不去想它，他问李镁，跟我在一起你不怕死？李镁说她从来不知道死是什么，要是为你可以死一次，那应该可以尝试一下。

他们两个在中华区漫游，像对新昏夫妇般游历于中华大地。他们不断地变换着城市和住地，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出现。这样的移动好像很有效，戴位没有再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攻击了。如今的日子，真的就像是在度假。

等到他再重新回到东南亚，已经是一年后了。

新上任的东南亚区区长杨太空接到了灵魂的开会通知。会议的内容是关于月亮人的事。这个情况是前两天科学家才通过激光望远镜发现的，不光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们很吃惊，就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杨太空也诧异万分。众所周知，月亮上是荒芜一片，别说是人了，就是草也不长一根。这就像多年后火星探索号返回地区，说是发现了火星入一样，没人相信，人类早在上百年前就知道，月亮和火星上都是没有生命的。几十年前人类在月亮上面造了个小基地，但长久以来都没有什么价值，早就从那里撤了。那里会有人吗？会议上有人认为这个事纯粹是有人造谣。

作为地球各区之间最高的协理人灵魂还是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说他没有研究过科学，但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也并不是对月亮人作科学性分析，而是要确定一下他们对人类是否会产生威胁？以及要是产生威胁，我们人类又该怎样对待的相关事宜的。要注意的是，灵魂补充说，不管是敌是友，我们先要做好防备，就算他们现在对人类没有什么行动，谁敢保证以后不会呢？

接下去由一位从事生物研究的科学家莉朵拉介绍了月亮人的状况。经过观察，这些月亮人在月亮上活动范围很小，所以以前这么多年人类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文明以及科技发展。这种活动也是我们模糊的观察，具体是从事什么类型的活动我们还不得而知。最好不是军事活动，灵魂说。那么要是他们在做实验，而把地球当作了试验品呢？大洋区区长蒙尔说。那我们当然要做出反应。我看还是消灭他们。先了解他们的情况再说。地球是我们的，怎么能让它们胡来。要是他们想把地球买下来怎么办，我是说，他们想和地球做商业贸易，曾是商人的西亚区区长说。只能用物品交换物品了，他们又和人类不通用货币。

或者交换技术，莉朵拉说，她被打断了一会，好像有些生气了。她说，不管他们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对人类总是会产生潜在威胁的，除非他们搬到很远很远的星系去住，而且永不返回地球——月亮。太阳系，我想那也没用，人类总会飞出太阳系的，灵魂说，请您继续说下去。好，现在我们科学家内部大多赞同派个先遣队上月亮看看，这个行动可以由机器人来担当，然后由他们把收集到的信息传送给地球，同时也会尝试着和他们交往。他们是人吗？莉朵拉笑笑，生物，人也是生物，只要可以明白互相的意思，我想那就没问题了，这个方案灵魂觉得没问题，各位区长觉得怎么样？既然灵魂同意，我们当然也没意见。在这里可以用电波和月亮人对话吗？科学家莉朵拉摇摇头，没回应，而且他们的语言肯定和人类不一样。

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灵魂说，关于发现月亮人的事我想还是向公众保密比较好，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不告诉他们我想有很大的难度啊，杨太空说。嗯，对，有很多独立科学家不依靠任何机构，要是他们发现了还是有可能让公众知道的啊。就像独立的行政者？康图克笑说。他不是任何一个区的官员，他的专业是在家管理花园。在历

届灵魂组织的机构中，常有这类独立行政者出现。您应该不会说出去。康图克笑着点点头。放心，我想大多数独立科学家也不会众布这件事的，我已经和很多科学家达成共识了，莉朵拉说。

杨太空成了区长以后，老虎党的雄多斐就去南极区发展了。在东南亚他只留了自己的亲信阿拉蒂主持局面。阿拉蒂在领袖走了之后整天喝酒、玩虚拟游戏，所以老虎党在东南亚几乎是形同虚设了。老虎党的党员们都知道阿拉蒂是领袖的女朋友，看到她一付做事不管的样子，他们也都懒洋洋的了。

兔子党在东南亚则是如鱼得水，如兔子得了红萝卜般欢呼雀跃。全党上下好像每天都奔赴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他们劲头十足，时常讨论问题到太阳升起。每一个人对一个问题就有好多种看法，那么他们开一次上百人的大会，就有无数种的方法供他们选择和讨论了。由于基数庞大，会议刚开始是最冗长和繁乱的，每个人都各自为营般的有其独特看法。慢慢的，他们才可以在百人当中找到自己的同伴。然后又成堆的去和成堆的维护自己的主张。当然他们的讨论是平和的，没有发生打架之类的事。一个决议他们有时会讨论上好几次——为了谨慎起见，但是这样，他们的工作效率就变得非常缓慢。这个事使他们很头痛。

不管怎么样，兔子党是东南亚的第一大党了。

阿拉蒂见自己在这里的形势对她很不利，她不想沦落到败家娘的地步。她拨通了雄多斐的电话。阿拉蒂说，团结才有力量，一个手指只是一个手指，而十个手指却可以握成拳头！她说，雄多斐，你不应该把老虎党的力量分散。雄多斐说，力量的确是分散了，可现在东南亚党员的数目比以前多多了啊。阿拉蒂说，对对，可是你别忘了现在的执政党是兔子党，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对头。她坚持说，应该放弃东南亚，全部的重心都应该放在南极区。雄多斐在屏幕上对阿拉蒂暧昧的笑笑后说，好吧。

一艘豪华客轮行驶在大海之上。雄壮的船身无法测量，从飞机场到大气膜和过山车上面应有尽有，俨然一座小型城市。这里的气膜是特别定制的，可以让黑夜和白昼同时笼罩着游轮。休息区是黑夜，娱乐休闲区是白昼，也可以随时调换，或是让整艘船被彩虹光照着。总之，一切随船上客人的心愿。阿拉蒂乘在这艘豪华客轮上，她说她在东南亚工作完了要休息一下，等船路过南极区的时候她就下船去协助雄多斐把老虎党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下，她正穿着泳衣，躺在阳光下享受着没有紫外线的光线抚摸。她心情荡漾有如游泳池里的绿水泛着闪闪的波光。她上船好几天，整日游荡于那些她看得上眼的男士的床第之间。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她对面正有一对年轻男女在欢乐，很快有个腰间围了金腰链的老太太加入其中。阿拉蒂离他们有段距离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见老太太和那个男的争吵了过来，男的扔铁饼般把老太太扔进游泳池里。周围人都哈哈大笑，阿